

新鐫黃維章先生詩經集註

永福堂文煥雜著

三階允升

莒上沈三台允祀

涵度屋

第三卷續侯全閣

葛公集

大雅

按大雅者言王政之大而用之於廟用之於朝廷者也故多受釐陳戒之詞未子曰大雅非聖人不能為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文王全直通詩只是戒王法祖之意當以穆王文王二句為王此德也法祖者即存是也故通詩蓋主釐刑文王二句皆在而釐刑文王

總在得此微止上結穴所以前五章言得天下之由只在敬德下言保天下之道只在嚴刑其德而已

言周公述文王之德而周所以受命以戒成王也曰天下不當

其神莊上於乎昭明于天不可掩也神而昭乎是以周邦開自后稷而

云舊矣而其受命代商則自今日始也今何時乎夫文王在上而神之

昭則是文明之貴此其命也而無異丁在位之時矣其德可不謂之至

顯矣周雖舊邦而命之新則是昌明之祚此位始開而適際乎興王之

運矣其神可不謂之至時乎文王想之文王之神一升一降無時不在

上帝左右與天合德同運而並行焉是以子孫崇其福澤受此維新不

時之命而君有天下何莫非文德所致哉

時之命而君有天下何莫非文德所致哉

詩經卷之六

朱熹集註

大雅三

說見小雅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

音鳥下同

昭於天

叶鐵反

周雖邦其

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特

叶上紙反

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

叶羽已反○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

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

周公述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

商者皆由於此以成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

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

始封于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

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

此是通篇旨子所謂顯德受命皆詳在下四節中於胎于夫非宜有神可見只是盛德不磨耳且只就神字露出德字周雖二句帳上來命維新自後有天下至成王時而言不顯德字字時替新字字滿字宙貫徹古今故曰顯德垂簞方與未交故曰時神有德之發人亡而神不泯便是德顯德者命之大德顯而命維新便是命時未註將降降二句作推原看今以替命字句會之見文王之神與今尚在已微遠出下章費上精神於降降之進看不要發聲使雪曰在上於天降降左右周人何處見得此必于念亦祖而修德處方見此靈光而文王猶未亡耳首節總德之顯與命之時對言便見文德之配命處但後次永言配之耳

疊上意然文王以顯德而受命者豈無可詳言乎惟以疊上之文王其德純一不已故今雖既受而其令聞之昭著者尤弥久弥芳而不已也惟其德之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我周不替尊榮其身已也惟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而曆曆數之傳支庶百世為諸侯而享前爵之貴是我周固有其休矣而又及其臣庶使凡周之士亦世修德與周之本支相匹休焉蓋福于孫臣庶者即所以福文王也文之敷錫我周如此

此言文王德純而垂無窮之譽獲無窮之休也疊上言其德之純以始終德顯貫今聞本疊上來正應首顯字此只承說下不替尊榮其身已也陳錫句包下子孫臣庶二意又下孫子四句正陳錫意正應首尊時字并子周士意在孫子周士不過孫子之轉百世所指者處乃承然事周士疏附後世之屬不顯亦世所事修德說子孫修德

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降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臺音

文王今聞

不已陳錫哉周

侯文王孫子

里反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

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豈豈強勉之親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雖維

也本宗子也夫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斷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

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

即下承言配命羣臣修德即下厥德翼以白璫之曰上訓勉羣
蓋乃言其心精勝身不息意即四節緝字之義也故下領天開不
已蓋有無窮心體斯有無窮聲譽也

世之享自是周士之傳世也世濟厥美遠而弗光豈不甚顯矣乎然果
何修而得此哉蓋由謀猷之獻皆能翼也然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
之賢士生于此文王之國矣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賢士則國家之
所托重而恃力者皆于是乎在矣非周之植幹乎濟濟多士而足為
周之植則臣任其勞君享其逸文王亦賴以為安矣夫周士者輔世之
功則固宜其傳世之顯也然而吳而非文王之福乎天答文王駿之命
周之福者如此

此言是足上月周之士而句意上不顯而後世言乃未然事此不顯
亦上言此言已然而事不顯是以德維德世濟其美之意此就周士
並子孫言厥猶以主則單就周士言也然亡勉敬而豐上故即敬
止分明見君臣二德此便是多士可美處周伯以寧皆非此來生此
士國猶有庶幾意王國克生便有王氣所鍾王化所洽意自此多士
又德維以宣武德維以振非周之植乎多士任其勞文王享其逸不
難以安承以守不空言以此周植幹也此猶見周士能與文王合德故
宜其傳世也顯亦顯是有周之不顯也

周上言文王得天之眷固由于德而所以為德之定不越乎敬而已
維此穆上然深遠之文王於乎緝而續之顯而明之純至敬一心凡
所以著之為於昭之神而垂之為不已之聞者自一敬為之也其敬如
此其德盛矣是以惟天眷德而假哉之天命集為觀之有商之孫子則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是多士生此王國

叶于王國克生維周之植音濟濟上多士文

王以寧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思語辭是美

其傳世豈不顯乎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
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
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
之餘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蓋言文王得人
之盛而宜其○穆穆文王於緝勵敬止假上聲
傳世之顯也

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

既命侯于周服叶蒲比反○賦也穆穆深遠

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
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

可見矣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然以上帝之命既集于王而令皆侯服于周矣

上三章皆言文王以德受命此穆王二句亦指出一箇是德爲一篇綱領見神之示略聞之不已皆求于此穆王非德容指其德且言天之無聲無臭者猶應敬止正是穆王處蓋謂德應光明此敬也敬

體本明有息則昏緝之使常明不昏純然一敬而已須以法天剛健配天高明發意方得受命真開竅有商孫子以下要知維天命之集是以臣服于周非以臣服于周爲天命之集也天命之集亦指今日

之子孫言只說集于周方渾融

陳伯玉曰殷武之命即所謂其命維新多王時又言已屬王商孫侯服其公方驗耳命之集畢竟在先不得卽以侯服爲之

侯服爲大商之孫子所以侯服于周者以天命之有德則就無德則去而靡常故也惟其天命靡常故不但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凡以殷士之膚美而敏者皆執裸廟之禮助土祭祀于周之京師矣其裸將之當

服于身者則輔寮在首者則威冠是天命雖已革而意服猶仍舊矣其曰敬畏其德甚可畏也安能無惕于興亡之威乎而王之蓋臣受爾祖

之天下當思商之孫子胡爲而于我臣服而之臣庶胡爲而于我裸將皆爾祖文王之德教之也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誠念之則可以祈天永命而人心可常保矣否則周之子孫臣庶轉而臣服于他人矣是誠今日之所當懼也

此承上言人心歸周以啓後王法祖也重云前廢常一句此便伏有

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

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侯服于周矣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許王之靈臣無念爾祖

日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裸將也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

京師也輔輔裳也品殷冠也其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爲戒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

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于周

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靈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

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

興亡之機顯然在自矣故呼諸臣而告之告諸臣則所以告乎念字
根應常求德則德敬止之德故不曰文王而曰尔祖者正是勸以
祖德之思也有云恍於昭之神子在且惕不已之聞子在耳尤嚴肅
應之敬于任心如此說念字想德而與師瞻瞻而致惕如此說
無念意早看此處只是叫起念尔祖而所以念之王夫在下節方
言

言言然欲字尔祖之天下固思乎尔祖矣然念之豈有他哉亦曰尔
祖之德尔所同德者也必敬以作事而事修厥德焉然天大理欲之
機常乘機而出入又必常自宜其德使所行無不合天理以達于聖亡之
理德足之微則德修而疑天而固人心盛大之福自致致有不待外求
而得矣然德所以不可不修者何也蓋以股未失天下之時賢聖繼作
其德足以配乎上帝亦如我周公今日矣今其子孫皆侯服于周知此者
由不能法祖而顯獲厥德故也尔宜以股為鑒而自宜焉則知股之不
易保而去祖以修德者自不容緩矣

此言修德受命正其念祖是處股意不平重法祖也其以鑒股為
言自正見祖之不可不法也德即是坎承言即是緝其敬德與命
理自天付之曰命自我得之曰德修德即是配命也多福不外維
新之所賜錫之休曰自求便自責戾之意見下可恃厥祖也昔祖可
恃則商之孫子豈宜至此故又以不易警之師以人心言克配以德

言

不意夫天而難保股鑒固不遠矣而自絕于天者則之尤也尔必鑒于
商殷無郊社之儀德意聞以自絕于天使天而之自尔祖而受其旨尔

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
論詩至於股士膚敏裨將于京喟然嘆曰大
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
無常菴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念爾祖事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殷之未喪也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

去聲○賦也書發語歸永長配合也命
天理也師眾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駁大

其德而又不常自宜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
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

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
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宜焉則

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眾則得國失
眾則失國

此之謂也○命之不易無適爾躬

宣昭

言

躬而止也。法祖修德而布明其善譽于天下。彼天命之不易保者。自尔而歸之可矣。且廢興之由。天寔司之。又必度殷之所以廢者。而所之于天曰。殷何為而興。此數百年之業也。又何為而隕。此數百年之基也。然上天應廢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與其求在天之天。就若求在人。之天。尔祖文王德配太王。即天載之所在也。誠能義之刑之。而維靡敬止之懿範。吾列以得其理。則義聞宜昭。有以感天下之心志。而為臣民皆作而信之。亦猶其所以乎。文王有矣。人心乎天意。自不能外。何驗命之難保哉。尔嗣王可深長思矣。

此言命之難保。而示以保命之道。亦重法祖。首句承上起下之詞。要見可徵懼意。尔躬尔字。直指成王。言不修德。便自絕于天。能修德。自然於天。聞言。故曰。宜昭義聞。義聞者。對紂之殘德。彰聞言耳。殷之有德。與無德。亡此是寔理。何消去度他。乃度其所以興亡。所以與天合。違處此三句。只引起下法祖意。至重儀刑文王。上見得度與廢乎。天而天者。不可度。惟有法祖。乃是保。是著此正戒。至喫緊處。儀刑者。法其維靡敬止。便了作事。則心悅誠服。之謂此。即人心即天命也。首言文王之神。與天隆隆。此言法文王。所以法天。如此則在天之靈。可慰而靡替之命。可保矣。

張壯舉曰。天載無聲臭之可度。此其所以靡當而不易也。文王之於。即上天。則文王即天。載矣。其載於王。無文德。是王有文。儀刑文王。便是與天合。王天。處於萬邦。作而信之也。鍾伯敬曰。通詩歸重文王。德者。即第四節。敬是也。其神之昭處。根敬之。求而國之。亦根敬之。求而王。無言。無之。此顯其此。鎮

義聞有虞殷自天。叶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叶初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房尤反。○賦也。尤反

善也。問問通有。又通虞。虞載事儀。象刑法。平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紂之自絕于天。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

所必敬德也。故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而末義謂之實昭。其
顯文王之德也。而承言配命。則以文王王者。合此時總之曰義。刑文
王萬邦。作學則法其顯。德盛于孫臣庶之世。德者顯也。

倪注。汝曰此有重色。示戒後王。則首有周當開戶人說。乃反言。設使
有周之德。不顯則帝命亦不時矣。惟文王降而昭於天之左右。所
以舊邦而新命也。下文言孫子不顯。亦世正言孫子臣庶。若不見顯
德。如何亦世也。受得此命。試觀士之厥歌。聖化爲德之積。如此乎世
之顯也。方能盛得文王之神。在天而謂子孫不德。初上帝之命。平
尚其德。之子顯則去文王之最遠矣。能不如商子孫之臣服于他
人。商多士之神。將于他廟。則信乎神之靡常。而不易也。如此看。有周
不顯。帝命不時。與下命之不易。而之孫當天之無聲。其意處上相協
似爲有理。而後之念。順字即文王之徽字。而承言永字。即文王之
緝字。宜順字即文王之顯字。而承言開則文王之令。開配命即文王新
命之命。語上貫合。嘉上暗照。相照。

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今按此詩一章言文正有顯德而上帝
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
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爲天子
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
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
命既絕於商。則不惟誅罰其身。又使其
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
禍。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
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
爲法。而以商爲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
爲監。而以文王爲法也。其於天人之際
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
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詩
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
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
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宣
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矣。

明也。全道此道。述文武之以德受天命。明也。赫也。二句是一章之主。大節是推本文王之生。三節是推文王以明也。之德而赫也。之命也。四五六節是推文王之生。七八節則言武王受赫也。之命亦以其有明也之德也。○文王處說德。武王處說赫。詩人之斟酌立言如此。在昭事上帝。內見文王之明。上在會清明。上見武王之明。

旨意此亦周公戒成王陳文武之所以受命也。曰天人之理相為流通。德命之機相為感應。惟夫在下者剛健中正。萬是光輝而有明也之德。則在上者帝心簡在。歷數攸歸而有赫也之命。使下無是德則上無是命。矣。天人之相與如此。是天命惟視德之何如。有德則雷無德則去。予我者或轉而奪我。不可恃以為信也。君位亦視德之何如。有德則王無德則亡。后我者或轉而仇我。不可恃以為易也。德不觀之殷紂乎。彼紂所居之位則天位也。非若列侯諸藩而無以握天下之柄。所傳之嗣則殷適也。又非若支庶入繼而無以服天下之心。若其係人心而挾四方乃使之不挾四方而有之。蓋以無明也之德故無赫也之命也。信乎天之難比而為君之不易也。

首四句言天人相與之際。皆可畏下以見絕于天者。証之明也者。明而又明。只是一箇純敬也。赫也字。應明也字。須各得人心集大統說。有明也則有赫也。恒相因者。天難也。一句承上。一句承下。以去雷字奪不可依以為據說。不易即于難中看出。惟字可味此非王之不易。乃明也之下易也。末三句舉紂以為証。言重而天使之可見。無明也之德必無赫也之命矣。與下文文武以德命相反看。釋中直夫有明德斯有顯命如此。然則文武之受命何者。而不本乎德。

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從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于此而已矣。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叶辰羊反

天難忱音斯不易

去聲

維玉天位殷適

音

的使不挾

子熒反

四方賦也明明

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

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

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

○

華音仲氏任

音自彼殷

乎彼我周之業基于文王則生果何所自哉彼王季天下之賢君其為配也惟孽國之仲友任其姓者自彼殷商諸侯之國來嫁于周以作配乎王季而為京室之婦焉惟此大任及我王季惟皆以德而是行明類長君德之行于外者無愧于父道也端莊誠一德之行而內者無忝于母道也父而為聖父母而為聖母故貞元所歸和氣所鍾大任焉有身既而生此文王焉然則文王之聖蓋自父母而已然矣大豈偶然之故哉

此是推文王所由生也首尾其重文王上舉仲四句一氣說及字即與乎維德之行總不外明類長君思齊思婦等意叙大任及王季維德之行乃文德之發源也然父母其由平閑說須京室道與后道而各致乃得清而公道而交應也

維此章天文王生有所自如此其德之盛何如哉惟此文王敬一敬寸心而不放以自泰蓋貴動靜微德微德也然其恭慎者矣以是德而格天則此心光明真可以對越上帝精誠上通而多福自此而事懷矣且以是德感天則此心正直絕無回邪之累至誠動物方國于此乎德又為德之通于夫人何盛乎夫天文王德盛如此所以受赫之命者率基于此矣

此正言德之明明也宜以小心二句為主一直說下不可以得天得人平分蓋以明明應赫上也小心翼翼即敬止之本體昭事上帝即以此昭事之就并日奉帝則以周旋言不可誤作然祀者多福之言也受方國在內厥德不回頂昭事說總是一點敬心宜止宜下受方國如虞滿質成四十餘國求歸之類此時文王尚為侯伯此要

商來嫁于周曰嬪音于京音乃及王季維

德之行此戶大音任有身此戶生此文王也

華國名仲中女也任孽國姓也殷商之諸

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擇

上句之意猶曰隆降二女于嬪嬪于虞也

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

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維此文王小心

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德不同以

受方國叶越逼反○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

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于

此為盛昭明懷來同那也

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

既集叶作文王初載天作之食在滄之陽在

酌更復曉得候多福聖在自我懷之受方國必重在我能受之上方

與明也句應文王雖不受而亡之命然受命之策在是矣

陸羽明曰文王之德蓋天于敬昭事上帝請此昭敬心上通天聖事

上帝而曰昭乃其小心恍見天光有毫末容味處屋漏處見天大庭

處見天所謂終日乾乾也對越上帝者也

又監豈然我周之業成于武王而武王之生豈無所自哉彼天之監照

寔在于下以我周世德之盛足以席曆數之傳而天命既集于周天便

不定聖配而生聖子而以承天哉故天于文王之幼年父母有室之

念未興而天已為之默定其配在于洽之陽在于渭之渙所以儲精毓

祥而問窮厄之妾者全藉此矣天之立配既定是以當文王將婚之期

而太邦有子以應其求所以君子好速者在是矣豈非天意之有在哉

此推言武王所由生也首尾重事武王身上天監在下監周家歷

世之德不獨指文王而集以須透求其代商之天命而載其生乃

切時也天作句最重洽陽渭渙當有鍾地之靈意嘉止是長大可始

之期不必泥定納禾親迎說有子言足以應文王之求也

張賓王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既承上文說來言文王之上天監集

明也之交矣但要生武王以成之耳故遂推本武王之生于文王之

娶太姬也

矢邦章且是夫邦之子以其德言也但見臨開貞辭與人之於德才已

者同一機譬猶天監之定而彼為之妹焉其德如是則配我文王誠無

愧矣文王于是上言以納禾禮定其所以成婚禮之始既而

親迎于渭道舟中以便者來之使所以成婚禮之終夫以聖人而得

渭之渙

音上叶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叶獎禮反

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

州邵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

水亦遷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華國也子

大姬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

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

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

渭渙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大邦有子

有子也語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大邦有子

有子也語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有子也語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有子也語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有子也語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有子也語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有子也語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有子也語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有子也語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有子也語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有子也語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有子也語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聖配則可以養神靈之統可以理萬物之宜誠君子之好德願克之觀也豈不顯然其有光乎

此言聖配之德盛而大婚之禮隆也重德上配天之妹不是與天相為伯仲蓋文王之德與天為一譬則天矣而太姒配以周則貞靜之德配則天之妹也不可以剛柔健順相對立說此其常也又定句是納采請期親迎句是更重御輪造舟句輕只是自周至華有一水之隔故造舟以通往來句亦不必定為婚禮之始終說不盡其光事經止發意有謂不顯其光亦是明上處故下文承言保佑使而變茂有赫之命也

看命皇然文王既得聖配不由是而生聖乎彼有命自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以開王業矣然又以大誅非聖子無以成聖子非聖配無以生今此克續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華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所以生聖子者于斯人有謂天故天又篤厚武周使繼文王之後而生武王之明聖保之佑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大商也而春文王者又以之而春武王矣

有命五句是專說武王受命又把降生根由重說起有命是專命文王與天監不同若曰天命文王得聖配篤生武王而命之以伐商也于京就所居之地而命之非謂周京為興王之地也續友二句俱作連下語斷上文王又生武王便是天之篤厚故曰篤生保其躬保其行命為天子而使之變伐大商正武王受赫上之命處伐伐周武王順天應人不干天地之和下二章皆明變伐大商事○一說保佑命三字係作處皆見命也伐而曰變上有調和之義謂其綏萬邦故

土特冉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有命目

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良反續友維上長

子維行叶戶郎反篤生武王保有音命爾變伐大

商賦也續繼也華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在

助變和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續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華國以其長女來

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殷

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

上帝臨女音無貳爾心賦也如林言眾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

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就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眾會集

水火乃以和天下而邦以威天下也

殷商意夫天命武王以伐商矣武王于是奉天命以伐之斯時也殷商之旅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商周之師皆陳于牧野之間以聚寡論之則衆不可謂不盛也但彼衆雖多而皆離心違德離予之師同心同德爲有與起之勢耳然衆心違德武王以衆寡不敵而有所疑故勉之曰事之出于人亦必命之定于天者不可易今周德方盛商命已絕上帝實予彼而殛汝矣當商順天之命而行天討何以寡衆之故而三其心也大武王有未決之心而衆久贊其決如此然則牧野之師蓋出于順天應人而非武王之得已也

此與上章皆是可變伐大商之意殷旅如林單就紂師說矢于牧野就商周之師說然此係陳兵非分兵也侯與者以義與師人心共奮也上帝臨汝即大衆與人心也一心如體名量力之類此二語亦只教言以見衆心之同耳文王昭事上帝事懋多福至此則上帝已降祐矣衆心即是天命武王惟是慤天順人而已

牧野意以伐商之事言之牧野之地有上而廣大言其車則櫜車也而鮮明言其馬則駟馬也而從盛師衆之陳于牧野皆何其盛也然師衆之行誰其統之惟時官大師而號尚父者曾其鷹揚之勇予以佐助武王順天應人之舉而將帥之賢尤極一時之盛以是將帥之賢統衆師衆之盛而得伐大商則一會戰之朝而殘濁之風已除清明之治立就而一代王業于是乎成矣夫文王以盛德基命于始武王以聖德基命于終則所謂明在上而天下治者可見矣撫成業者可不修德以保天命哉

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爲有與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耶○牧野洋洋檀

車煌煌駟馬

音彭彭叶舖反

維師尚父時維鷹

揚涼

音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叶莫郎反○賦

也洋洋廣大之貌植堅木宜爲車者也煌煌

鮮明貌駟馬白腹曰駟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望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首句轉以直會戰之所耳車與馬對音聲以俱在人心上看出
鷹揚是義氣激烈直欲除元惡以快人心如鷹之獵傷而將擊肆
還就人心用書上說原訓佐助可見主之還是武王至言變此言肆
善變以言其順于應大肆則領上師眾將帥言也會朝句言其述也
此正武王以明上之德及勅上之命處
賦曲故武成戊午師渡孟津發陳于商刻侯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固有敵于我師前至倒戈攻于後以批血流
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餘全自此詩周公戒王直自祖宗微時推到后日與王通篇精神在
瓜瓞綿上一句開嚴問以上言大王之開王業作戒以下言文武之
受天命然總來見聖祖神孫情思有漸以終瓜瓞綿上之意其敘太
王德計者亦欲成王知先代維艱許艱難而得之不可不追念也末
言祖考不惟修德又能任賢則保成業者可以思矣

言意既亦周公戒王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
受天命也曰業之成也不成于成之曰必有所自始王知周業之所自
至彼瓜之為物綿也然引蔓不絕至末而大則謂之瓜近本初生不過
至小之狀而已物之先小後大如此亦猶其周人據據今而言固有昌
大之業矣而本其初生則起自沮漆之土至古公賣父之時猶陶復陶
穴以為居而室家之制蓋未有也顧家未開其胎尚存可謂至微矣不
寺聖躬聖聖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義名

見小製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
一章言王季太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
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
妣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
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
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
為兩君相見之
樂說見上篇

縣縣灰砧音民之初生自土沮漆音古公

賈交音甫陶桃復音陶穴音土未有室室比也

不絕貌大曰灰小曰砧灰之近本初生者常
小其曼下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同人也自從
土也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賈交
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陶窰甕也

猶瓜之隆乎

首句比意可該全篇蓋厥生瓜也初生時也周之王業自遷邠之始歷凡傳以至文王而後大所謂絲瓜也而初生于邠其地甚微所謂瓠也故首意取譬憂重瓠字比周家王業之大始干涿沮之微也民字泛言周人初生酒言始興故云然耳至古公之時棄其舊業其民所居尚因陶復陶穴之陋而未有室家之制也陶復陶穴是三樣註自明俱主民間說不指古公此乃邠地所不能無者未必盡然也室家兼君民言未有室家只不能知下文朝市廟室門社之制具備耳

三章然是古公與友方其在外也狄人侵之乃不得已而權為遷都之舉于是早朝之時走馬而來以避休難率彼西水之涯東至于岐山之下夫其至岐下也誠間關危難時也宜其苟且以圖有矣古公則以為一時之創造當垂久遠之基乃爰及姜女同來相視宇居察沃野之何有甯地利之故屬蓋欲求為子孫建極之地與夫人民居極之所也即跋涉之勞奚恤哉

此言大王避難以遷都而致審于始也來朝走馬要見大王得國安民之心略帶民從之意此是正大之舉不可涉泰極氣象幸西水瀦二句最善以下泥節皆遷岐中事耳走馬言字俱有啟展開闢而一段略地相宅精神自不可掩焉爰及姜女不止是與妃同往還重在資其謀議所謂天立厥配也此章爰內助與夫推功四臣俱是開創大闢係須知當日諸君用意之審○舊字上字包下宮室廟社授田居民意在平順指為種居也

復重翟也天上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國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玉葉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成之先小後大以此周人始生於涿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豳翟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古公賈爰來朝走馬叶滿補反率西水涯

音至下岐下叶後

豈反爰及姜女聿來胥孕朝旦

賦也

也走馬避狄難也澗水涯也涿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妃也育相室宅也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歸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周原草）迨至相土之時，遂得周原之地，腴土而肥美，雖藁莽之藪，有亦甘而加飭焉。夫觀物性之美，可以驗風氣之聚，太王之謀于已者，定矣。然又以已謀不若人謀之爲詳也，于是始與邠人之從已者謀居之，于以陋其可否焉。又以人謀不若神謀之爲決也，于是又禱龜而卜之，于以察其休否焉。既行言兆，乃告其民曰：「土地肥美，神人協謀，可以止于。」是而築望于茲，以再造我邦家矣。舍此其何適哉！

此序言字來要看原字。高山而上下廣平可以居民。聖王者也。輿
脾言地脈之美。卽物文書者亦甘止見地脈美也。是始謀及乃心也。
爰謀及乃卿士。無人也。換有人允意。輿輶謀及卜筮也。便有人協意。
神人協允。益信周原之土地可居也。兩目字不可忽。乃告其民之詞。
承上而說來。終言亦該後四章意。卽轉上章字句有。

而撫其勞乃止焉以定其居乃左揚而列之東乃右焉而列之西而所以爲居民之計者預矣方遷之始民未有所養也于是乃疆焉而畫其田之大界乃理焉而別其田中之條理乃宜焉而散居以便乎田事乃畝焉而耕作以治其田疇而所以爲養民之計者備矣且見自水滸之西以至岐山之東凡可以居民墾田者無不謀之周而處之悉也其重千民事也如此

此見重民之意。止一句是正身以安民。疆理三句是授田以養民。

末二句紙上四句說管倉庚事也乃者糾事之詞空右即上慰止
事夢見龍臺雖改安堵如故宣前要見舊業雖移而丘何娘故民性
安土重遷而圖爲之謀如此執事執安養空事重在周字周于未有

周原
𦵏音
𦵏音
董音
茶音
如音
餘音
校
菱
娘
齊
吟
悲反
叶謀

爰執音我龜曰止曰時樂享于茲叶津之反
○賦也周

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
膾膾肥美，穰穰。

鳥頭也。其葉莖屬也。韶鵲也。其所以然火。

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煇是也。或曰以刀

刻龜甲欲鑄之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

物之甚者亦甚於是大王始與邪人之從已

者謀居之又焚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

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

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

十

建
不
口
反
三
到
月
三
死
理
死
有
死
市
皮
只
上
只
子

止又○臍也。熱安止。停也。

東周卷執事內一上及一與之外五十六
左丘明之也謂其大

里胃司志條單也宜而吾也哉曰尊

男世謂男其體理也。身在西而心在東曰西水。

三 清海世間海身目也自內行身自西之

樂家之節尤見一殿汲汲為民之意

宮司意民事既定營建乃興彼掌管國邑者司空責也掌徒役者司徒責也於是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之立我室家而陶復陶穴之陋且是而室家立矣然君子將營宮室室室廟為先故司空司徒承命率作位處當度也則以繩正方面規模之預立既正矣然後版築可施也則東版以築而上下之相承由是宗廟之作翼也而嚴正所以安神靈惠老敬者正是其重宗廟也如此

此命官以營建而即寓尊祖之意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今徒以役致眾以鳩工司徒之職也故兩官之總只一時事不分先后室家統章廟室門社在內此只先告成之其繩以下方去營建如分何處是廟何處是庫何處是宮社皆以繩宜之而位處之各正使其義端也又東版築之而上下之相承使其基固也先作廟者蓋古人遷徙必以先世之室載之重車以行廟不先作則先聖未安故于此尤急翼也則堂后寢左廡右穆規制端嚴也

破之章宗廟既成宮室其可緩乎但見盛土于器則嘆其人之眾投土于版則嘆其器之眾其樂之也登也然梓聲之和應及牆成而則治重復也焉也然其聲之堅固凡宮室之當治者無有不治而百堵皆興矣斯時也有鼓焉以鼓從事者也但見人心競勸樂于赴事而鼓以節其事者自有不能止矣是其治宮室而人心之協勸如此

此就縮版以載者而言梓之五句雖云此治宮室然點入人心方不

辭而徂東也周獨也言靡事不為也○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

立室家胡反其繩則直音縮版以載叶節

廟翼翼賦也司空掌管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為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

繩正之既正則東版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先則升下而上

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既庫為次居室為後翼翼嚴正也○求音

之隤隤音聲之薨薨之登登音釐為焉

音音堵音其聲音鼓弗勝賦也棟盛土於器也嘆聲也變投

土於版也薨薨聲也登登相應聲釐釐牆成而削治重復也焉焉牆聲五版為堵典

起也此言治宮室也楚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鼓我民勿亟而人心競勸也。無疾或不然也。

廼立章室既辨門社其可已乎彼在外最遠者為皋門乃立皋門以肅于外則抗乎其高矣足以資中外之觀居中應治者為應門廼立應門以肅于內則將上其嚴正足以端居正之度矣由是累土以為壇除地以為壇其名曰皋土焉異曰起大事動大眾必致祭于此而後出以祈全勝之功也此雖一時創之規而一代王者之制已肇于此是其作門社而規模之宏遠如此。

此立門社而其勢尊其用大也三立字是創始有煥然一新意禮矣子五門不王只作二門是諸侯之分當然皋門即城郭之門曰皋者取明遠在外之義有抗則可以壯都會觀瞻矣應門即朝堂之門曰應者取居中應治之義將上則可以神象觀瞻矣應門即朝堂之門為壇植木為主設壇而不屋所以通天也氣和而雨之矣若我觀此三立乃不極大業自太王創立之前此郊野未

有門社要詳是擬至者之制度

復夷章夫太王之遷都神人協謀安實兼東應門社又次第而成其功則綜理周悉而內治亦設矣故當時雖不能珍絕昆夷之愠然其德曰昭聲以自隆初不以小醜之故而墮在己之聲聞焉及其后也積功累德以至于文王之世生齒漸繁踰附日衆杜絕之未拔然而上承道路之間豁然而疏通實為險阻之區今為文物之地以故混夷畏之非惟不敢肆侮于中國且奔突竄伏之恐后惟其孽自之乖而已矣眼于我愠哉

此言能服遠人也從太王遷至文王豐享奉上自修意奉上安仁民

○廼立皋門皋門有伋音杭叶苦即反廼立應門應

門將將音增廼立皋土戎醜攸行叶戶郎反○

之郭門曰皋門抗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

各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事動大眾必有事乎社而后出謂之宜

肆不殄音佃厥愠亦不隕音尹厥問音昨梓音域板

矣行道反矣混音昆夷音駝矣維其喙

矣音賦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

謀矣辭殄絕愠怒頓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梓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櫟白桤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板擬板而上不參曲蒙密也

此言能服遠人也從太王遷至文王豐享奉上自修意奉上安仁民